



我小时不懂什么叫缘分。大人说谁跟谁有缘时,我就认为是一种玄而又玄的迷信。及长,渐渐对缘分有了一点认识,就是由命运安排的人和人的关系。而命运又是深不可测的,几乎接近宗教的理念。似乎是由某一种因事前安排好的,俗人不可预料的事件。

我是俗人,活了这把年纪,经历了不少意想不到的命运的安排,我都称之为缘分。大概年纪大了,往事积存得多了,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所谓聚散无常,冥冥中自有安排,只是我们事前不知道而已。

我小学六年级在重庆北碚时曾远远地看到过一次才女张充和先生。她的风姿一直在我心底深处。没有想到七十年后在美国西雅图能与她相遇。我认为这是缘分,一种可喜的缘分。张先生告我一件关于名画家蒋风白的往事,甚是奇妙。蒋在四川时曾绘一幅寻梅图,请父亲和张先生为他题诗,复员(特指上世纪40年代中期抗战胜利,结束背井离乡的生活,回归国家的状态——编者注)时他把它卖掉了,事后很后悔。他后来在上海的旧货摊上看到了这幅画,大喜过望,又把它买回来了。我认为这是比大老板还难得的异缘。

我这辈子也有过类似的异缘。1991年我卖房搬家时,曾办旧物销售(garage sale)出售旧货,包括

各种家私及我的画作。后来,一位友人说看到我的画挂在她朋友家的墙上,我说不可能。于是她给那张画照了相拿给我看。我傻了眼,真是我的画!有我的签名盖章,还有先父的题诗,赖也赖不掉了。后来我和画友开画展,这位买主前来参观,竟有缘重逢。岂非异缘?

那次出售旧货时,才子赵柏巍先生看中了我的一幅小小的墨梅,他竟保存了二十一年。2012年,在我那次开画展的前一晚,他与夫人将这幅墨梅精装在一个硕大的镜框中,送到我家,坚持要我将此画参加展出。人常言,三分画七分裱。果不其然,经有艺术修养的妙手配框,马上就出色不少。我问他当初是多少钱成交的。他说:“一元。”这不是一元的异缘吗?

不久,好友、才女毕玉仪女士看到此画,问我可否送她。我非常高兴有人喜欢我的这两笔墨梅,就送给了毕女士,为她家补壁。这幅画总算有了归宿。

时光荏苒,十年飞快过去了。2022年,我到赵柏巍先生家赴宴,和赵夫人林璇君女士闲谈,说起这幅梅花的故事。没想到她告诉我这幅装框的小画是借给我开画展用的,不是把画还给我的意思。哎呀,我的天!我已经送人了!怎么办?

唯美至极。若秋天再来,就能看到难得一见的奇异红莲。

白沙湖一半白沙,一半湖水,据当地人讲,无论春夏秋冬,湖水始终不增不减,不凝不淤。此水究竟来自何处,又为何能常年清澈明净?疑问始终缠绕在人们心中,如同喀纳斯湖究竟有无大红鱼一般,或许这也是白沙湖魅力日增的原因之一。

观湖中红莲,我们特意选在阳光最好的上午。那宛在水中央的蓬蓬红莲,仿佛时光空通而来的轻灵剪影,端然安谧。据说这种红莲只生长于白沙湖,是一种极稀有的品种。当地人对此很是津津乐道,在他们看来,这红莲的出现与存在,不仅仅是上天厚赐,更是冥冥之中神明有所启示的圣物。这也使得白沙湖魅力大增,吸引了无数人纷至沓来,只为一睹神奇。

从外观上看这红莲,与平常所见红莲并无二致。据一位长期在此摆摊卖饮料的大爷讲,从他记事起,这红莲就存在了,春生夏发,秋冬干枯,任世事变迁光阴流转,这红莲始终如初,生长得不疾不徐,数量也不增不减。

见我们紧盯还要问什么,这位大爷干脆开起了玩笑:“也许是当年何仙姑路过这里,在水中撒了一把红莲籽吧!”不禁引发了人们一阵大笑。

红莲袅袅婷婷立于水中央,似水如烟。风轻扬起莲叶绿色的裙角,缕缕情愫便散落在纯白无瑕的白云中,伴着淡淡的清香,红色的花儿在微波荡漾中次第开放。忽闻一声鸟鸣,顿觉舒爽,抬头望去,天空更加明净,云却变得更悠然,更轻盈。

朋友老刘有蒙古族血统,对元史有一定研究。此次前来,还专门查阅了白沙湖区域的相关历史。老刘介绍说,据记载,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亲率蒙古铁骑大举西征,在阿尔泰山脉东面的科布多翻越秦莱克乌儿莫该台山峡到达克兰河源,后顺流而下,沿北而行在白沙湖畔安营扎寨,所以当地人称白沙湖是成吉思汗的“饮马池”,也并非没有出处。言犹未尽,老刘又接着说,发展旅游是可以讲故事的,但最好不要太离谱。对于他的观点,有人及时做了回应。

当地朋友极为自豪,白沙湖的景色一日之内不同,一年之内更不同。一日之内,朝观日出东岗,夕赏沙湖晚霞。一年之内,春天水波起伏,夏天满眼皆绿,秋天层林尽染,冬天童话世界,可外地人几乎没见过此处的冬之美景。在朋友的言语渲染下,我们的眼前仿佛现出一幅白沙湖冬天恬美宁静的图景,跃上山头的太阳辉映着蓝天、白云、雪山、桦林和如玉般的湖面,竟是那样的壮观。

我素不相信世间任何奇异怪诞之说,却宁愿相信白沙湖和湖中红莲的神奇。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到底隐匿了多少人类未曾探知的秘密?

月亮了,我们相约又来到了湖边。行走间,一片叶子翩然落下,我伸手接住,却依然久久地凝望着那轮皎月。此时此刻的月亮是如此的古典,若匆匆告别,会不会令人黯然神伤?

我不禁开始做起冬天来一趟的打算了,不为别的,只为能够更充分地感受白沙湖葳蕤的生命之美。

个是想给远方的姑娘投寄情书。这三首歌,你说其歌词有多少的新意和深度,像哲学那样富有多少哲理,恐怕全然没有。歌词就是这么平白如话,袒露着年轻人的心迹,通俗易懂易记,深深铭刻在年轻人的心中。只要唱上了,就会闻之心醉,就会在心中挥之不去。清澈的爱,既纯粹又炽热,既柔软又坚韧。

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一些事情。那时的我长成一个毛头小伙,青春情窦初开,不知怎么的就想谈恋爱,不知怎么的就喜欢上了情歌、情诗。那个年代经济拮据,歌本买不起,但只要有好听的情歌,我都会想方设法地找来歌词,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地抄在自己的练习簿上。除了上面的三首外,还抄了《康定情歌》《送我一枝玫瑰花》《半个月亮爬上来》等几十首,还有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等。如今这手抄本我还珍藏着,尽管上面的字迹是那么的稚嫩,但我并不感到羞愧或难堪,那可是我最浪漫、最开心、最激情的青春岁月的缩影。

回家后,我彻夜失眠,不知所措,最后鼓起勇气,决定把这幅画要回来,送还愿主。我向毕玉仪女士说明原委,向她求恕,答应她到我家挑选任何一件我的艺术作品作为补偿。原来赵先生夫妇与毕女士也是朋友,她欣然允诺,并把悬挂在她家中十年的这幅墨梅小心包装,和我驱车送还到赵先生府上,验明正身,照相留念。

茶点欢聚后,我想这件公案可以告一段落了,心里踏实了不少。万万没想到我们告别时,赵先生说不收,说这幅画应该是属于毕女士的,请她拿回去。毕女士说绝对不可。这时,我逃之夭夭,我说这是你们俩的事,与我无干。数分钟后他们讨价还价商议好了,决定此后这幅画每家轮流持有一年,每年阴历年过后交画。我拍手叫好,这不正是一个每年欢聚的好借口嘛!

三十多年的友情竟以艺为媒延续下去,真所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画绵绵无绝期!

我的画作既然可以带给我和买我画的人如此令人兴奋的边缘,我想也许今生还有缘分遇到另外一位欣赏我画作的人。

那大约是六十多年前吧,我将一幅山水画挂在我的牙医诊所里展览。一天突然诊所来电,问我是否将画取回了,画不见了。原来是被偷走了。我不禁暗自欢喜。居然有人情愿犯罪也要获得我的画,是真知音呀!天底下有多少画家的画有被偷的资格?被偷的不都是价值连城的名画吗?我梦想着也许有一天,我会在一个人家里看到这幅画高高地挂在墙上,说不定我会遇到这位雅贼呢!那不是一个更奇妙的异缘吗?

(作者系现代作家梁实秋之女,生于1933年,营养学硕士、教育学博士,现居美国西雅图,曾在天津出版《梁实秋与程季淑:我的父亲母亲》《春华秋实:梁实秋幼女忆往昔》两部著作。)

题图摄影:马成



喜鹊与茶花 (中国画) 梁文蔷

说起悬疑电影,有一位小说家经常被人提及,由其作品改编成的影片就有29部之多,可谓电影中推理改编的当代顶流。他就是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2011年,东野圭吾出版了一部小说,创作过程中东野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出人意料地将酒店元素与推理探案相结合,他甚至宣称:这部作品是自己的巅峰之作,是自己再也不可能超越的一部作品。这就是东野圭吾“假面系列”的第一部《假面饭店》。本周推介的佳片就是2019年上映的,由木村拓哉、长泽雅美主演的同名改编影片《假面饭店》。

对于《假面饭店》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东野本人非常谨慎。在小说出版后的八年间,有不少团队对该书的小视化都提出过方案,但东野都不满意。直到一个名叫铃木雅之的导演,无意中说出来的一句话,让事情出现了转折。“要不,我们找木村来当男主角?”就是这一句话,让铃木雅之团队拿到了改编权。而他所说的木村,就是演员木村拓哉。

“三十五岁上下的模样,五官英气十足,

由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王振良先生创办执编的《问津》杂志书,已经出版到百期,书院盥手所赠不全,未能通览。但所寓目者,丰富之概,已使愚我眼界大开。其中既有勾陈遗籍,也有学者自身历闻,其所记述,事关民俗风尚,也有秘录鲜知。不仅有诗缘翰墨卓识高雅,更能涉及绳枢瓮牖,下里巴人。比之读小说,它言之凿凿,真实朴茂,承先启后,有留住时空之功。让老年的读者生出无限感慨,让许多青年读者得获既往知闻,老中青读者皆有世事变迁之叹。

如李树德先生所记《街坊人物志》,记述当年西关街掩骨会一代,下层市民百姓的谋生处世状况,人各一面,栩栩如生。其中埋伏许多人际关系的细节、命运的线索,无不反映一个时代的痕迹。一经开卷,作者和读者一下子都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天津。

如刘继椿先生记述自家身世阅历的《野老闲谈》,率真倾吐城乡生存学问,从农作物的种植经验,到1937年至2005年近70年间的流年往事,行文悠然,信马由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朴实无华,直录记忆,不屑描绘。读之,如面对一位朴朴的老人,听其娓娓道来。

这些记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真实,绝无夸张和虚构。

笔者的乡亲,周祐昌老前辈的遗作《藤荫余话》,记人述物,句读凝练,不避琐细,凡想到即成文。如先生所记,似乎世间人事无不可布录笔楮。不用作者自荐,而其性情趣味尽流露在字里行间。有启发读者跃跃动笔一试的耸动之力。

特值得关注的是,笔者的同好,曾莹女史、刘国华先生采集留存的津南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一册。采集者难能可贵地记录了39段高跷演员的唱词,其中很多唱词,都是当年很流行的民间寓言故事,如《八仙庆寿》《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白猿偷桃》《老虎跟猫学艺》等。这在别的高跷只重舞技而无说唱的率众之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而且,这些故事被唱得极尽通俗化。如《八仙庆寿》这样唱道:“(领)五色祥云向下翻,(合)八仙庆寿呀在云端啦,你看,头位神仙汉钟离来啦,耳坠金环。哎嗨哎嗨哎。(领)吕洞宾斜插一对雌雄宝剑,仙风道骨哇,不能够临凡,蓝采和的横笛,曹国舅的板。(合)张果老骑驴路过天桥啦,我的天,天儿啦,捌拐李的葫芦冒了青烟。(领)何仙姑策篱专拐寿面,韩湘子花篮呀,开了牡丹。(合)福如东海长流水啦,我的天儿,寿比南山万万年。”

《老虎跟猫学艺》是独唱:“树大根深长得高,人受教调武艺高。老虎跟着猫学艺,回过头来要吃猫。狸猫一看事不好,翻身蹿在树当腰。老虎向前忙跪倒,尊一声师傅你老人家听着,穿山跳涧学会了,上树的方法我还没学(音消),狸猫不教虎上树,老虎学艺缺一招。劝明公莫交无义友,无义之徒莫要交。”

更可喜的是,津南文化馆薛伟老师还把唱词按录音记了曲谱,连文字带曲调一同保留了下来。

《问津》把《海下文武高跷》等种种述作,辑成比连环画、小人书略大的册册小书,这诸多挖掘出来的瑰宝,使天津社会文化、民俗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其价值至贵,毋庸置疑。

一代人把记忆晒到笔下,时过境迁,便成信史。史家所据的素材,乃至文艺创作所需要的源泉,无可或缺这样的笔记。从《问津》丛书来看,不是非得学富五车的大手笔才能留下记忆,凡能做笔记的人,不拘腹笥多寡,都有可为,就看有心无心而已。因为人人都有一生经历,各人的经历又因处境不同,即使同一时代,也会有不同际遇。有时片言只字,竟能成史家渴求的依据。个人的记忆写下来,便成了人类的记忆。古人的笔记类书,已成今天学者珍秘之物;今人的笔记,也会是后世的纸贵之蒐求。

山东孔府,游客云集,府门边的桧柏为孔子手植。游人无不得见,但是谁关注过它的枯荣?枯荣,便是那株桧柏的身世啊。而明代散文家张岱却在他的《陶庵梦忆》一书里有翔实记载,他说:“检历周秦汉晋几千年,至晋怀帝永兴三年(309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孙守之不毁,至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复生。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三年(668年)再枯。枯三百七十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再荣。至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罹于兵火,枝叶俱焚,仅存其干,高二丈有奇。后八十一年,元世祖三十一年(1294年)再发。至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已已,发数枝,翦破;后十余年又落。摩其干,滑泽坚润,纹皆左纽,扣之作金石声。”这个记载对史学、植物科学都有研究价值。没有这些记述,这孔子手植的珍贵树木便成了一本糊涂账。

《问津》丛书正是在文化上提供了诸多“不糊涂”,为天津人深入认识、了解自己的家乡,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本。

满庭芳

时出演的《求婚大作战》,让她的“初恋”人设深入人心,但她并没有止步。2015年,她出演了是枝裕和导演的《海街日记》,这部影片提名了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让长泽雅美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实力。而她曾说,作为女演员,她一直以松隆子为榜样。

在本片中,木村拓哉与松隆子可谓老友重逢。这两位是日本国民级的影视搭档,联手创造了日本影视界多项收视纪录。大热日剧《悠长假期》,是两人的首次合作;在此之后,两人合作的《恋爱世纪》夺得日本某电视台的收视率之冠;2007年两人合作的电影《律政英雄》,更是打破了日本电影上映规模纪录。更巧合的是,《假面饭店》的导演铃木雅之,正是《悠长假期》的导演,这可真称得上命运般的重逢。

就让我们跟随木村拓哉,到《假面饭店》里抽丝剥茧,破解谜案。

4月8日 22:31 CCTV—6 电影频道与您相约《假面饭店》,4月9日 15:20“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
我惊叹诗人对爱情的忠诚,不仅爱她青春时的甜美容颜,同样爱她衰老时痛苦的皱纹。诗人的爱不会因为爱情的艰辛而有任何的却步,不会因为她的衰老而有任何的褪色,反而历久弥新,磨难越多爱得越坚贞。在哀婉、缓慢的节奏中,我读出了这是诗人对爱情的价值和灵魂的价值的判断。“愿得一颗心,白首不相离。”
无论你唱《数包相会》也好,诵读叶芝的《当你老了》也罢,虽都是情歌、情诗,一个表层,一个内涵;一个直露,一个深藏。

若要我评价,我更偏爱后者,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从不成熟到成熟,从阅历不深到通晓世故,对世事的认识总是不一样的。我羡慕“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这青春洋溢的爱情,更赞颂那经历风霜雨雪,在垂老之年仍相拥相爱,“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的真挚爱情。

第五一三八期

时出演的《求婚大作战》,让她的“初恋”人设深入人心,但她并没有止步。2015年,她出演了是枝裕和导演的《海街日记》,这部影片提名了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让长泽雅美证明了自己的演技实力。而她曾说,作为女演员,她一直以松隆子为榜样。

在本片中,木村拓哉与松隆子可谓老友重逢。这两位是日本国民级的影视搭档,联手创造了日本影视界多项收视纪录。大热日剧《悠长假期》,是两人的首次合作;在此之后,两人合作的《恋爱世纪》夺得日本某电视台的收视率之冠;2007年两人合作的电影《律政英雄》,更是打破了日本电影上映规模纪录。更巧合的是,《假面饭店》的导演铃木雅之,正是《悠长假期》的导演,这可真称得上命运般的重逢。

就让我们跟随木村拓哉,到《假面饭店》里抽丝剥茧,破解谜案。

4月8日 22:31 CCTV—6 电影频道与您相约《假面饭店》,4月9日 15:20“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
我惊叹诗人对爱情的忠诚,不仅爱她青春时的甜美容颜,同样爱她衰老时痛苦的皱纹。诗人的爱不会因为爱情的艰辛而有任何的却步,不会因为她的衰老而有任何的褪色,反而历久弥新,磨难越多爱得越坚贞。在哀婉、缓慢的节奏中,我读出了这是诗人对爱情的价值和灵魂的价值的判断。“愿得一颗心,白首不相离。”
无论你唱《数包相会》也好,诵读叶芝的《当你老了》也罢,虽都是情歌、情诗,一个表层,一个内涵;一个直露,一个深藏。

若要我评价,我更偏爱后者,因为每一个人都会从不成熟到成熟,从阅历不深到通晓世故,对世事的认识总是不一样的。我羡慕“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这青春洋溢的爱情,更赞颂那经历风霜雨雪,在垂老之年仍相拥相爱,“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的真挚爱情。

心中的歌

徐廷华

个是想给远方的姑娘投寄情书。这三首歌,你说其歌词有多少的新意和深度,像哲学那样富有多少哲理,恐怕全然没有。歌词就是这么平白如话,袒露着年轻人的心迹,通俗易懂易记,深深铭刻在年轻人的心中。只要唱上了,就会闻之心醉,就会在心中挥之不去。清澈的爱,既纯粹又炽热,既柔软又坚韧。

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一些事情。那时的我长成一个毛头小伙,青春情窦初开,不知怎么的就想谈恋爱,不知怎么的就喜欢上了情歌、情诗。那个年代经济拮据,歌本买不起,但只要有好听的情歌,我都会想方设法地找来歌词,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地抄在自己的练习簿上。除了上面的三首外,还抄了《康定情歌》《送我一枝玫瑰花》《半个月亮爬上来》等几十首,还有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等。如今这手抄本我还珍藏着,尽管上面的字迹是那么的稚嫩,但我并不感到羞愧或难堪,那可是我最浪漫、最开心、最激情的青春岁月的缩影。

记得第一次在心中默唱《数包相会》时,当唱到“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这一句,我脸上泛起阵阵红晕,热热的,辣辣的,感觉自己的身体似乎都消融在歌声里,心也怦怦直跳。这句歌词便轻轻地含糊糊地滑过去了,不敢大声地唱。这是一种害羞,一种不好意思?还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情愫?自己也不说清。如此的率真只有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才能有,而今已成为一种追忆。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步步走过立业、结婚、生儿女等人生阶段,又经历了许多坎坷不测,好歹快到

髦耄之年。年轻时爱唱的首几首歌虽仍时不时地吟唱,但已没有了当初的怦然心动,也没有了当年的激情燃烧。苍老的脸颊上也不再显现阵阵红晕,爱情已由最初的奔放、热烈变得成熟、深沉了。这才明白“爱情不是月光下的散步,也不是长椅上的叹息呻吟,漫漫人生总会有风霜雨雪,为两个人要永远相依为命,爱情像一支美妙的歌曲,为谱好这支歌要献上整个心灵”。

这几年,我最爱读的一首诗是《当你老了》。这是爱尔兰诗人叶芝的一首名作,我读的版本是袁可嘉翻译的: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者真心,

人们常说,音乐煽情,与人的感情密切相关。音乐起时,听者往往会情之所钟,兴之所至,忘乎所以。

不是吗?当你听到《国歌》时,神情会立刻严肃起来,庄重起来,昂首起来,全身热血沸腾;当你听到胡松华的《赞歌》,腾格尔的《天堂》,仿若走进内蒙古草原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高远辽阔的意境中去……

年轻的时候有三首情歌,曾伴随我走过很长的一段青春岁月,像火焰一样燃烧着我的心灵。一首是王洛宾作词谱曲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一首是故事片《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数包相会》;还有一首是纪录片《绿色的原野》的插曲《草原之夜》。这三首情歌都流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仍有很强大的生命力,还有人在传唱。不怪有作家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音乐家则说情歌永远是生活的牧歌。

这三首情歌都展现了男女之间的初恋之情,传递着彼此的热烈感情。一个是对美丽姑娘的钟情、留恋;一个是等待心中的姑娘如约到来;另一